

再嫁

下

ZAIIJA

伊一
著



人气作家伊一

精心打造

史上最极致最虐恋情深的
纸上言情剧

他休她弃她
辱她护她

再嫁为后，
究竟是两情相悦，
还是怨入骨髓？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再嫁

下

ZAIIJA

伊一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嫁：全2册 / 伊一著. —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14.8
ISBN 978-7-5108-3178-2

I. ①再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3783号

再嫁：全2册

作 者	伊一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	36
字 数	516千字
版 次	2014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978-7-5108-3178-2
定 价	59.80元(全二册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录

再嫁

下



- 001/ 第十六章 俗世纷纷话阴阳
- 020/ 第十七章 为卿夺旗兮长战
- 037/ 第十八章 他乡重逢照断肠
- 058/ 第十九章 破镜归来颜愈少
- 077/ 第二十章 故时月色童谣声
- 093/ 第二十一章 忽起西风长瑟瑟
- 114/ 第二十二章 唏嘘往来有几个
- 132/ 第二十三章 携手和泪折残红
- 150/ 第二十四章 万事到头都是梦
- 169/ 第二十五章 拱手山河讨你欢
- 186/ 第二十六章 一夕风骤谁来归
- 205/ 第二十七章 欲哭不成反强笑
- 225/ 第二十八章 满目仓皇悲歌起
- 245/ 第二十九章 多少恩仇报不成
- 264/ 第三十章 愿无岁月可回头

{ 第十六章 }

俗世纷纷话阴阳

月夜无星。

春风楼。

俞濯理着一色月牙白裳，流云刚给他倒了一盏泡好的雨前龙井，就见床上之人幽幽转醒，手里还紧紧攥着半个烧饼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声音温润清澈，犹如晨时吃的桃花露，清甜醉人。

“公子？”门娇娇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却扯痛了伤口，咬着牙一阵吃疼。

“你还是小心坐着，伤口刚刚好一些，别乱动。”俞濯理温柔地扶她坐在床边，羞得门娇娇脸色通红。

“那个……公子没事了吧？”

“多亏了你，已经没事了。”俞濯理粲然一笑，眉眼鼻口都隐着风流，“好好休息。”

“你也是好福气呢！我们家公子亲自给你看的病，你这才好得这么快。”流云在一旁看了门娇娇一眼，就恨当时自己没能保护好公子！

“是公子给我看的病？”门娇娇大喜，也不顾心口疼痛，直接拉起俞濯理的手叫道，“是公子亲自给我看的病吗？”

“你刚好，不宜激动。”俞濯理任她开心地握着自己的手，只是他手心冰凉，被门娇娇温热的大手一握，反而有些不习惯。

“快养伤吧，我们家公子还有事，养好你走就行了。”

“流云不可胡说。”

俞濯理刚想出口训斥几句，却见门娇娇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，“扑通”跪在俞濯理面前：“公子，我仰慕你很久了，真的，每天梦里梦到的都是你。这

次救你是我最大的荣幸，别说伤口不重，就算死掉，我也是甘心为你挡剑的！不过，公子你答应我件事情好吗？”

俞濯理一怔：“你说。”

“让我在你身边当丫鬟吧！”门娇娇一喜，“天天跟着你！”

“喂！”流云看不惯，“救人是救人，恩情我们自然记得，以后再还就是了，你这样可不厚道。”

“求公子答应我！”门娇娇一脸坚决。

“这……”俞濯理皱了皱眉，眉间有淡淡的阳光藏着，半晌才道，“你先起来吧。”

“若公子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！”

“可是姑娘家人父母都在这儿，我却是个四海为家的人。若突兀让姑娘当我的丫鬟，怕委屈了你，何况你若跟我走了，你的家人怎么办？”

“公子不用担心，我本是孤儿。”门娇娇一乐，手里的烧饼也挥舞着，“小时候一直在寺庙里干活，长大了就在饭馆里打杂，没有我不能干的，公子放心好了！”

“喂！我们家公子都说了，不需要丫鬟！再说了，都是孤儿了，怎么还吃得这么胖……”

“流云……”俞濯理冷冷出口，又看了门娇娇一眼，抬手缓缓将她扶起来，“你好好养伤，以后当我丫鬟就是了。”

“啊！谢谢公子！谢谢公子！”门娇娇大喜，面色瞬时红润许多，好似那伤不看也都好了。

只是俞濯理淡淡一笑，方才听闻她说自己是孤儿，心口一紧，忽地想起她来。也不知如今那丫头，在京城是否还好……

他想她了，在这寂静的夜里，天上没有一颗星星，春风料峭，思之如狂……

武英宫。

灯花似要燃尽了。灵牌前的香烛发出最后一点儿微弱的光，照着单薄的身子。

苏年锦险些要站不住了，半晌仍用充满怀疑的目光看向庆元帝：“和亲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因为你很聪明。”

“呵！这大燕王朝，聪明的人何其多？”

“你不一样。”庆元帝转头看向她，目光灼灼，“你会弹琴、唱曲，反应又快，记忆力好，临危不乱，敢于说实话，还有……你是皇家唯一能拿得出去的女人。”
唯一拿得出去……苏年锦苦笑。

大皇子没有女人，五皇子的小妾全是青楼女子，而后便是顾筠菱、许幼荷、夏芷宜、秦语容……和她。

哪里是唯一能拿得出去的人，分明是子嗣太少，女人也太少罢了……

“为何……不让三爷攻打阿方拓？”庆元帝难道宁愿和亲也不让慕宛之重握兵权吗？

“他是太子的劲敌，朕不能让他有一丝一毫的机会。”庆元帝半眯了眯眸，那眸中的深意无人能够看懂，“何况古往今来，不止我大燕，就算之前的雍帝，也常常派公主与胡人和亲。如今这种境况，和亲是上上之策。”

“为何不能在大臣中找个女子？”苏年锦皱眉，嗓子里犹如饱蘸了陈酒辣喉，“我是堂堂怡睿王的女人，若传出去，百姓岂不笑话？！”

“派你去，不单单是为和亲。你到了那儿，还要常与我大燕通情报，监视阿方拓，必要时杀死他，别的女子没有那份聪明，也没有那个气魄。”

更漏滴滴答答，直直敲进人的心里，让人生寒。

“三爷不会同意的。”苏年锦滞了半晌，而后缓缓挺直脊梁，看了看庆元帝，“他一定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所以朕单独找你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庆元帝看了看四周将士的灵位，半晌没有说话。四周压抑冷冽，苏年锦跟着他一起看了看那些灵牌，一个个名字，一个个官衔，无不诉说着往日鲜血淋漓的战场与铁骑奔腾的厮杀。她心口一痛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带你到这儿，是想告诉这些死去的人，朕愧对他们。”

“你不必出宫了，朕会诏告天下，怡睿王的女人得了疾病死去。等你再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大燕的明瑞公主，要与胡人和亲。”

不……不！

苏年锦一路踉跄从武英宫出来，也不顾身后是否有人追，直接沿着广场跑到未央宫。她要回去，她不要在这里了，她要找皇后想回去的办法，她绝不能一嫁再嫁，任人欺辱！

扑通……

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，苏年锦一个趔趄直接摔在地上，痛得她直冒眼泪，只是担心后面侍卫追赶，顾不得痛，吃力地爬起来，连忙又跑。

深夜无星，灯火寂寥。

苏年锦发丝凌乱地跑到未央宫门口时，身后一片漆黑，毫无动静。

宫中燃着琉璃宫灯八十一盏，亮如白昼。

皇后与侍婢霏儿正在低头鼓弄什么，待苏年锦走近，才知她们是在叠纸鹤。一张张很小的纸，被昭容一一折叠，她眉角中尽是笑意，似乎那些纸鹤给她带来了无穷的欢乐。

“锦主子？”霏儿抬头看见她，暗吃一惊，“你怎么……”如今她满脸是泪，脚下鞋子丢了一只，浑身脏乱，霏儿大为不解，抬步向宫外望了望，没有任何异常，才又走回来。

“皇后……皇后……”苏年锦哽咽着，一下子跪在皇后身边攥住她的手，那手掌冰凉，如今握住另外一个温热的手掌，似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。

“皇后……”

只是任苏年锦怎么叫，昭容皇后都没有抬头，只笑嘻嘻地叠着手中的纸鹤，仿佛天地八方，就她一人与她手中的纸鹤同在。

“皇后又疯癫了。”霏儿叹了口气，弯身扶起苏年锦，“皇后听说太子战败，一下子就疯癫起来了，太医说病情又加重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苏年锦双目无神，只是眼眶里又流出很多眼泪，



为什么连老天都不帮她……

“她还会恢复吗？”苏年锦直直盯着皇后。

霏儿叹口气，摇了摇头：“连太医都没有办法了，如今也只是吃一些稳定情绪的汤药。”

“噢……”她哽了哽嗓子，已经说不出任何话了。

“锦主子今天是怎么了？”霏儿看着她，一脸不解。

只是苏年锦跪趴在皇后脚前，看着皇后一只只地叠着纸鹤，眼睛里的湿物越来越多。这江山万里，茫茫天下，浩渺宇宙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帮她，肯帮她。她有多难啊，沦落到这种境地，却只能孤身等死，孑然一身。她好无力，无力到不能与任何人对抗，只能任人宰杀……

“皇后，皇后……”苏年锦竟一下子哭出声来，趴在皇后的怀里，嘶哑着嗓子哭，“我好想回去，我好想回去……”

只是，没人能听懂的……

皇后面色温婉，呆呆地看着哭得满脸是泪的苏年锦，忽而一笑，拿起身侧最好看的一只纸鹤给她，喃喃着：“不哭，不哭，给你，给你……”

苏年锦吸了吸鼻涕，抬头看了看那彩色纸鹤，伸手缓缓接过来，掌心一颤，心如刀绞。

已经……没有人能帮她了……

窗外风声入耳，直刺人心。

苏年锦怔了半晌，周遭一切似乎都静默下来，唯有风声与呼吸声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霏儿，拿笔来。”

霏儿一愣，看她终于说话了，忙应道：“是。”

不多时，苏年锦缓缓站起身子，拿着那彩色纸鹤走到桌案前，缓缓将其打开，而后笔蘸了墨，一字一字写在上面。

霏儿探头看，却皱紧了眉头。那是什么字？歪歪扭扭的，不是汉字也不像胡人字符，根本看不懂。

待苏年锦写好，便又叠成纸鹤的模样，交给霏儿：“等皇后哪天不疯癫了，

你就将这只纸鹤交给她，她自然能懂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霏儿怀疑道，“这种字皇后真能看懂吗？写的是什么？”

“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苏年锦微微苦笑，而后将纸鹤放在她的手心里，“切记，只能交给皇后，一定不要让其他人看到。”

霏儿回头看了一眼痴傻的皇后，而后又转向苏年锦：“放心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苏年锦整理了下衣衫，便背身转向宫门，那背影素寡哀凉，映衬着外面的狂风更显孤绝。

武英宫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庆元帝仍然在殿中，看见她出现在宫门口时，只微微一笑。

“不派侍卫追我，是因为我根本逃不出这皇宫吧。”

“所以说你很聪明。”庆元帝单手负后，“你去和亲，朕也放心。”

“我想再出宫办点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再去看一眼怡睿王府。”

“呵，这是去报信吗？”

“皇上若信不过我，大可以派侍卫跟着我。我只是想在临走前，再看一眼……”

苏年锦低了低头，似乎再没有了锐气与骄傲，这一刻，全是妥协。

“好，朕答应你。”

庆元帝点点头，鬓角斑白的头发也跟着颤了一颤。

一路无话。

苏年锦能感受到身后两个侍卫投射过来的灼灼目光，她不能白天来，如今只能趁着黑夜出宫。只是……饶是她再小心，终究，也是去见最后一面罢了……

她没坐轿子，也没乘马车，只是一路从皇宫走过昌平街走过府门走过酒肆小店，虽然夜里的风又疾又冷，她却浑然不觉，只是一味地走，想快些走到头。

兴许是被风吹的，天空乌云尽散，月亮渐渐露了出来，而后点点繁星若隐

若现，而后漫天星辰。

苏年锦抬头看了看天，浅浅一笑：“沐原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现在就很想看见他，怎么回事呢？”

我都要死了，可是，心里却只想再见他一面，怎么回事呢……

这样想着，怡睿王府四个大字，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

终于，走到了……

苏年锦一动不动，站在长街拐角处，那一头，便是漆金的牌匾，朱红的大门，连门口的卷毛狮子都发出严肃的气息。

她走不动了，怕多走一步，心里就多痛一分。

再也见不着了吧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山水相隔……

她不知不觉流下泪来，只觉得心里难过得不得了，切肤之痛，难以言喻。

“郡主，郡主……”木子彬追着吟儿一路到大门口，“小心点儿。”

“木管家，你说明天让爹爹陪我蹴鞠好不好？”小人儿在大门口停下来，脚底下还按着球，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。

“这个……”木管家蹲下身子，笑道，“王爷的腿伤刚刚好一些，再过段日子陪郡主好不好？”

“唔……”吟儿低着头，“可是真的好想让父亲陪……”

“让司徒陪你去可好？”慕宛之由秦语容扶着慢慢踏上台阶，对着吟儿笑了笑。

苏年锦微微一震，借着灯火遥遥看他。腿好像好了一些，着一色青衫，显得清癯秀雅，眉目比之前柔和很多，却还是隐着锋芒，让人敬畏。

“不好，我不喜欢他。”听闻司徒名姓，吟儿立即噤嘴。

“吟儿乖。”秦语容笑着安抚小人儿，“等你父亲伤好了，咱们再一起玩。”

“母亲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“何时骗过你？”

“那好，吟儿也要和父亲拉钩。”

慕潇吟边说边跑到慕宛之身边撒娇，木子彬正想退下，忽往府中回了回头，转瞬不见。慕宛之与秦语容、吟儿一起说说笑笑，看月谈天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

好不惬意。

苏年锦在长街一角痴痴呆呆地看着，眼泪越流越多，却发不出一丝声音，整个长街都静默得让人害怕。

“吟儿啊，就是像你。”秦语容靠在慕宛之的怀里，浅浅一笑。

“爷，该回去了，小心腿伤。”慕宛之还未说话，却见木子彬走上前来，低头禀道。

“嗯。”慕宛之点了点头，门檐上的灯笼映着他的凤眸，隐隐泛着光泽。他揽了揽外袍，而后转头，看向秦语容，“你们先回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秦语容张了张嘴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，牵着吟儿转身走了。

“说。”待母女二人走远，慕宛之才淡淡道。

木子彬也好似不再顾忌其他，看向慕宛之：“司徒明轩方才找我，说要离开王府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慕宛之皱眉，迅速转身，“带我去见他。”

“是。”

偌大的王府前，早已空无一人。

苏年锦手扶着身前的墙壁，竟有些喘不上气来。

心乱如麻……

她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却又那么可悲，竟然在此时，在最后时刻，她找的不是允儿不是皇甫澈不是师父，而是来找他，就为了看他一眼……何必呢，何必呢……

方才那一幕幕，直直刺痛她的心。那一句句欢声笑语，一次次温柔体贴，一回回温润笑意，都不是与她，都不是……苏年锦好想大哭一场，却抬手捂住左心，来不及掉泪，那里就痛了。

“该走了。”身后侍卫上前，冷声提醒。

苏年锦没有说话，眼睛里的湿物升腾又退下，久久无语。府前下人在灯笼里添了最后一次火芯，而后重重关上了大门。朱漆铜环，映着寂寥长街发出冷仄的光，逼得人硬生生回转了头，不忍再看一眼。



如果……苏年锦低眸苦笑，宛之，如果今晚皇上下旨告诉你我死掉了，你还会这样说说笑笑吗？还会与秦语容聊及风月谈天说地吗？还会关心司徒明轩吗？还会……还会记得我吗？

春风大作，苏年锦只觉得胸腔里胃里全是脏物，扶在墙角处忍不住吐起来，可那吐出来的全是青黄色的水，如胆汁一般。她自中午就没有吃饭，如今再一吐，整个人都痉挛起来，脸色惨白，手指打战，扶着墙壁一直吐，似要把世事尘俗都吐出来，眼不见，心里也干净！

月又隐进云层里，天空布满乌云，饶是大风都吹不散。

如此吐了半日，苏年锦才勉强站起身子，对着身后早已不耐烦的侍卫轻声道：“回宫的时候从拱兴街走吧，那里离皇宫近一些。”

她用尽最后力气撑起身子，一步一步，向着巷口深处走去。身后，怡睿王府四个大字，愈来愈远……

侍卫听从庆元帝吩咐，只在苏年锦身后跟着，距离十几米，于暗夜里丝毫不被察觉，却能紧紧跟随，监视其一举一动。

苏年锦一直想吐，走一阵子，歇一阵子，如此半日才走到拱兴街。隔着老远看见怡清王府前灯笼高挂，分外热闹。有管家小厮来回穿梭，府前府后地忙活，苏年锦皱眉，快步走了上去。

刚走到府门口，碰巧看见慕疏涵从里面出来，一身血迹，眉头紧锁，不知出来是何为，却一眼瞧见苏年锦，顿在那儿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府里头怎么了？”苏年锦小心翼翼地问。

慕疏涵双目通红地看了里面一眼，面容憔悴，半晌才道：“孩子没了。”

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苏年锦有一瞬的失神。

“是……四王妃身边的丫头所为……用的慢性毒药，导致落胎……”

“王爷，大夫来了。”他刚说完，便见小厮带着一位郎中急匆匆地赶来，慕疏涵即刻转身，再也不顾身后的苏年锦，直奔内院而去。

长灯寂寥，苏年锦痴痴地站在府门口向里望了望，影子被灯火拉得老长，

却是一动不动，身形单薄。

许幼荷那种性子，若失了孩子，会跟人拼命吧……

就连一向不想要孩子的慕疏涵，如今也只关心许幼荷的安危，或许是愧疚，也或许是心疼。

不重要了……对她来说，都不重要了……

苏年锦垂了垂头，转头看了身后侍卫一眼：“走吧。”

她抬步向前，酒肆茶馆，金鼎高楼，身后盛世，都与她无关了。

再过几日，她的死讯便会传遍整个京城，而后，便凤冠霞帔，远嫁胡人。

这是她的命，逃不掉，唯有承受。

星辰退去，乌云满天。

三日后。

春雨淅淅沥沥，却掩不掉酒馆茶楼里的碎语。

“哎，听说了吗？怡睿王府妾室突发疾病，死在了皇宫……”

“还有，听说前方大败，太子返回朝中，他的双腿都被人砍断了！”

“啊！这么惨？太子妃还假孕呢！天啊……”

“这都不算什么，离奇的是，连四王妃的孩子都流产了。”

“啊……怎么会这样……”

“太子妃假孕，太子又这样，估计是要废了……”

“啧啧……这大燕是祸不单行，看来有祸端啊……”

夏芷宜赶到慕嘉修府中时，他正在看如芷跳舞，四周还有伴舞的侍婢，莺歌燕舞的，看得夏芷宜眼疼。

也不知如芷跳的什么舞，不断地转圈子，转得头晕想停下来都不行，必须忍着继续跳。眼瞧着如芷跳得脸色蜡黄，也没人敢喊停。

“哪有你这么折磨人的？”

夏芷宜一嗓子吼得老高，慕嘉修这才注意到她，眉毛一挑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夏芷宜白了他一眼：“求人！”

“为如芷吗？”慕嘉修眼眸半眯，冷笑，“她得跳完才能停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雨滴落在池塘里激起圈圈涟漪，花木扶疏，夏芷宜收了竹伞，转身也走上前来，看了看堂正中跳舞的人：“你不是很喜欢她吗？都成你的小妾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对她？”

“既然不是你的丫鬟，就别操那个心啦。”慕嘉修转了转手上的扳指，从梨花木椅上站起来，“本王还真猜不到，什么事情能让你亲自来我这儿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夏芷宜干咳了两声，看了看周围的侍婢。

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慕嘉修冷声道。

如芷这才停下来，恶狠狠地看了夏芷宜一眼，而后与众人一起退下。

“你为什么要折磨她？”夏芷宜一头雾水，“当时我不就是用藤条打了她几下嘛，下人们不常常这么被罚吗？再说了，比起慕宛之打我的那些鞭子，她的轻多了。而且不是都已经脱离苦海跟你做小妾了吗，为什么她到现在还恨我？”

“那日狼人突然疯掉，是她下的药。”慕嘉修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淡淡看了她一眼。

“啧啧，最毒妇人心啊。”夏芷宜连连摇头咋舌。

“有你毒？”

“我毒吗？”夏芷宜白了他一眼，“说正经的，我来确实是想求你办件事儿。”

“难得啊。”慕嘉修窝在椅子上仰头看她，她身后有密密雨帘青翠花树，连着她身上穿的杏花长裙都变得清秀起来。

“苏年锦死了你知道吗？”夏芷宜不管他的讥讽，凑上前去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觉得这事有蹊跷。”

“什么蹊跷？”

“她本来就没病啊。”夏芷宜瞪着眼珠子滴溜溜转，“而且死在宫中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，谁信？”

“你來是想让我进宫确认一下？”慕嘉修皱眉。

“聪明！”


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三哥？”

“唉！他那个木头疙瘩，才不会跟我说什么！”夏芷宜气得一跺脚，“你要知道，我要是能求他，才不来找你的。上次他打了我，我气还没消呢，宁死也不会和他再说话！”

“真是有骨气啊。”慕嘉修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好啦好啦，笑完就赶紧给我问问去。”

“好处。”

“嗯？”夏芷宜刚想转身回去，却冷不丁听他提条件，又转回身子来。

“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帮你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慕嘉修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，紫色玉袍衬着雨势显出一分清逸色：“以后化浓妆给我看。”

“化浓妆？”夏芷宜一愣，有些糊涂，见慕嘉修一直盯着自己，不觉皱眉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喃喃道，“我觉得我不化妆就挺好看啊。”

自从来到这里就很少用胭脂，除非一些特别的场合，不然夏芷宜打死不涂浓胭脂，一来是皮肤过敏，二来自己也不喜欢浓的东西，所以基本就化淡妆。夏芷宜想了想，又抬头看了看慕嘉修，嚷道：“这算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化就是了。”慕嘉修挑了挑眉，“你只要答应化妆给我看，我就……”

“答应。”

还没等慕嘉修说完话，夏芷宜忙咬了咬牙：“你快进宫吧，我真想知道。”

慕嘉修脸一垮，这也太快了……

屋外雨势渐急。

兴庆宫。

砰！

庆元帝一个杯子摔在门外头，直直落在慕宛之膝盖处。大雨滂沱，那杯子险些扎进他的肌理，触目心惊。

慕宛之与慕疏涵一同跪在门外，两人皆着一色白衫，任大雨浇注，却仍长